

• 理论研究 •

“香入脾”理论发微^{*}刘珍珠 钱柯宏 刘修超 刘雨昕 翟双庆[#]
(北京中医药大学 北京 100029)

摘要:“香入脾”是临床以芳香药物调理脾脏,进而治疗相关疾病的重要理论依据。本文从释义、源流、应用等方面对“香入脾”理论进行探讨,认为“香入脾”源于《黄帝内经》“脾臭香”,为五臭之一,而臭是不同于味、且与味同等重要的概念,其因鼻而异,所主脏腑当为心肺;香为谷香与草木香,泛指中和美好之气。“香入脾”或为“气香归入脾”的简称,大约始于宋元之后,是《黄帝内经》中的五臭理论在后世脏腑辨证与药物药性学说及归经体系发展过程中的产物。“香入脾”的作用本质为行脾气,突出药物之“气”对于脏腑气机的作用,具有营运脾气、鼓动中焦斡旋,以及运脾化湿、促使气动湿化两方面的作用。同时,若用香太过,或使用不当,则易伤脾耗气。明确“香入脾”的理论内涵及其起源、形成和发展,对于现代中医理论体系的构建、芳香药物的临床应用和脾胃相关疾病的治疗等均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香;脾;五臭;五味;黄帝内经;芳香药

doi: 10.3969/j.issn.1006-2157.2022.11.023

中图分类号: R223.1

Explanation of the theory of “aromatics acting on the spleen”^{*}LIU Zhenzhu, QIAN Kehong, LIU Xiuchao, LIU Yuxin, ZHAI Shuangqing[#]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The theory of “aromatics acting on the spleen” is crucial evidence leading aromatic herbs to regulate the spleen to treat related diseases in clinical practice.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definitions, origin and the application of the theory of “aromatics acting on the spleen”. “Aromatics acting on the spleen” originates from “spleen is related to fragrance” in *Huangdi Neijing*, which is one of the five odors. Odor is a concept as important as flavor, which are different from nose to another, causing heart and lungs dominating odors. Aromatics, including cereals and vegetations, refer to harmonious and glorious *qi* in general. “Aromatics acting on the spleen” is short for “odors that are fragrance being transported to the spleen”, which originates from the theory of five odors in *Huangdi Neijing* after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y,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Zang-Fu viscera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the medicinal properties theory, and the meridian tropism system. Essentially, “aromatics acting on the spleen” is to operate spleen *qi*, highlighting the function that the medicinal “*qi*” affects Zang-fu viscera *qi* movement, which can both nurture spleen *qi*, promote rotating in the middle energizer, and invigorate the spleen to resolve dampness, stimulating *qi* to eliminate dampness. Meanwhile, if aromatics are overused or misused, they could easily damage the spleen *qi*. Clarification of the theory’s connotation, origin, and forming and developing process has significance in constructing a modern Chinese medicine

刘珍珠,女,博士,助理研究员

[#] 通信作者: 翟双庆,男,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 内经理论体系研究, E-mail: zsq2098@163.com

^{*}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No.2013CB532001),国家重点研发计划(No.2018YFC1704100, No.2018YFC1704105),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No.2020-JYB-ZDGG-028)

theoretical framework , implementing the use of aromatic herbs in the clinic , and treating diseases related to spleen and stomach.

Keywords: fragrance; spleen; five odors; five flavors; *Huangdi Neijing*; aromatic herbs

Corresponding author: Prof. ZHAI Shuangqing , Ph. D. , Doctoral Supervisor.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 No. 11 , Beisanhuan Donglu Road , Chaoyang District , Beijing 100029. E-mail: zsq2098@163.com

Funding: National Basic Research Program of China (No.2013CB532001) , National Ke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gram of China (No.2018YFC1704100 , No.2018YFC1704105)

Conflicts of interest: None of the authors have any conflicts of interest associated with this study , and all of the authors have read and approved this manuscript.

“香入脾”是临床以芳香药物调理脾脏 ,进而治疗相关疾病的重要理论依据^[1] ,但“香入脾”的具体内涵尚不清晰 ,研究者甚少。因此 ,本文从释义、源流、应用等方面对“香入脾”理论进行探讨 ,以求明晰其基本概念 ,为当前的药物与临床研究提供参考。

1 “香入脾”源于《黄帝内经》五臭理论

1.1 《黄帝内经》提出脾臭香 ,为五臭之一

《中医大辞典》对“香”字的解释为“五臭之一。香为土臭 ,入通于脾 ,故为脾之臭。”^{[2]1251}《素问·金匱真言论篇》中提出“五脏应四时 ,各有收受” ,将脏腑官窍、五方、五味、草木、谷畜、五音、术数、星象等事物和现象按照五行进行归类 ,五臭即为其中之一 ,即肝臭臊、心臭焦、脾臭香、肺臭腥、肾臭腐。“中央黄色 ,入通于脾……其类土……其臭香。”将香归属于五行之土 ,对应脾脏。

“臭”音 xiù ,同嗅,《说文解字注》释“臭 ,禽走臭而知其迹者 ,犬也”^{[3]476} ,即犬类可以根据动物留下的气味来寻觅其踪迹。本义为闻气味 ,引申为气味之总称 ,如《尚书》曰“古者香气秽气皆名为臭。”^[4]

五臭的具体形成过程 ,学界尚无统一明确的观点 ,有学者提出此为古人经鼻嗅、口尝药食气味的长期经验积累而成^[5-6]。除此之外 ,从《黄帝内经》各注家注本的释义来看 ,五臭理论的产生还有可能是在五脏五行分类的基础上 ,对相关事物现象进一步取象比类、推理归纳的结果。

如“肝臭臊” ,在王冰、张介宾等注家的注释中均提到 ,《礼·月令》中为“其臭羴”“羴与臊同”^{[7]231}。《康熙字典》释义羴“凡草木所生 ,其气羴也。”^{[8]954}而《素问·金匱真言论篇》曰“东方青色 ,入通于肝……其类草木。”即肝属木 ,凡草木之类归属于肝 ,因此将草木所生之臊羴之气亦归于肝。“心臭焦” ,王冰注“凡气因火变 ,则为焦。”^{[7]235}物

经火烧后产生焦之气味 ,心属火 ,故焦为心之臭。“肺臭腥” ,丹波元简曰“《五行大义》云:西方杀气腥也。许慎云:未熟之气腥也。西方金之气象此。”^{[7]241}肺属金 ,古代兵戈刀剑之类均为金 ,而金又主秋季肃杀之气 ,杀伐之气为腥 ,因此将腥之类归为肺。“肾臭腐” ,王冰注“凡气因水变 ,则为腐朽之气也。”丹波元简注“《五行大义》云:水受垢浊 ,故其臭腐朽也。”^{[7]245}生活中 ,饮食物等多因水而变质腐朽 ,积水处亦多秽浊腐朽之气 ,而肾属水 ,因此将腐朽之气归于水类之肾。

此外 ,“脾臭香” ,王冰注“凡气因土变 ,则为香。”^{[7]238}《说文解字注》释义香为“芳也。从黍从甘。”^{[3]330}“黍”表谷物 ,“甘”表香甜美好。香字的本义指五谷甘甜之香。而五谷皆由土而生 ,脾属土 ,具土之性 ,因此将土生之谷香归属于脾。另据丹波元简提到的“土得中和之气 ,故香”推断 ,香在五臭之中是唯一令人愉悦的气味。古人推崇中和之道 ,认为土居中央 ,具有中和之气 ,故将五臭中唯一和顺之香气归属于土 ,也是取象比类、同气相求思想的一种体现。

综合来看 ,五臭或为在五行五脏理论的基础上 ,根据同气相求的原理 ,结合日常生活中的事物现象 ,经过进一步逻辑推理、归纳演绎而形成 ,是基于生活经验进行思辨的产物。因此 ,五臭之说并非单指臊、焦、香、腥、腐五种气味本身 ,而是相同属性者皆归属其类。

在《黄帝内经》五臭理论的基础上 ,经过历代对饮食、药物、臭味及食入后人体反应的观察与总结 ,最终形成了指导中药临床应用的气臭理论。在一定时期内 ,《黄帝内经》的五臭理论实际上同后世常用的四气五味一样 ,都是药性理论重要的组成部分。如宋代《圣济经·审剂篇》较为完整地论述了药物

的气臭学说^[5]，“物有气臭，有性味，合之则一，离之则异，交取互用，以为虚实补泻之法”^[9]。明代楼英《医学纲目》中便记载了一则以脾臭香(土)胜肾臭腐(水)的医案，案中一店家被厕所腐臭之气所熏，秽气蓄于面部，导致出现满面皆黑之症，孙氏以沉香、檀香二香熏之即愈。依按语所述，据《黄帝内经》五脏五臭理论，厕所秽浊腐臭气味属肾水，肾应黑色，因此出现面黑症状；而土克水，脾属土，其臭香，故以沉香、檀香熏之，取脾土胜肾水之意^[10]。此即为五臭理论的一个具体应用实例。

1.2 臭不同于味，因鼻而异，由心肺所主

臭与味常合称一词，但在中药药性理论的实际应用中，多用五味而轻五臭。如在《中药学》[以新世纪(第二版)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规划教材为例]中，对于药性理论只提四气(寒热温凉)、五味(酸苦甘辛咸)、升降浮沉、归经、毒性，而未涉及五臭，仅在附言中提及宋代以后逐渐形成了芳香药性之说^[11]。且当今对于五臭作用于人体的途径、究竟与五味是否相同、从鼻而入还是从口而入等问题也不甚清晰。

实则臭与味当为同等重要的两个不同概念。《说文解字注》曰“禽走臭而知其迹者犬也。走臭犹言逐气。犬能行路踪迹前犬之所至。于其气知之也。故其字从犬自。自者、鼻也。引申假借为凡气息芳臭之称。”^{[3]476}即“臭”为以鼻闻气，其五官对应为鼻，指由鼻闻到的一种气息。《荀子·正名》亦云“香、臭、芬、郁、腥、臊、洒、酸、奇臭，以鼻异。”^[12]《灵枢·胀论》也有“胃胀者……鼻闻焦臭”之说。而《说文解字注》中对“味”的释义为“滋味也。从口未声。”^{[3]746}指由口舌所尝到的滋味。

因此，臭与味不论其实质或是进入人体的途径均有不同。《难经·三十四难》中也提出“五脏各有声色臭味液”^{[13]59}，将臭与味并列分别阐述。实际上，古代众多本草医籍都对药物的臭与味分别进行了详细的记载，其中“臭”多以“气”称之。如《本草备要》对药物的药性进行了色、味、气、性、归经的划分，“凡药色青、味酸、气臊、性属木者，皆入足厥阴肝、足少阳胆经”^{[14]34}，其所述之“气”均指“臭”。

五臭所主脏腑，当为心肺。《素问·六节藏象论篇》言“五气入鼻，藏于心肺。”五臭属气，由鼻而入，亦当藏于心肺。若五脏分论，一为肺，《灵枢·脉度》曰“五脏常内阅于上七窍也，故肺气通于鼻，肺和则鼻能知臭香矣。”肺开窍于鼻，且肺主皮毛、主气司呼吸，五臭之气或由鼻入，或经皮肤孔隙而

入，均由肺主司，这抑或是药物熏蒸疗法的理论基础；二为心，《难经·四十难》云“肺者，西方金也，金生于巳，巳者南方火，火者心，心主臭，故令鼻知香臭。”^{[13]66}《难经》提出，心主臭，鼻为肺之窍而反知香臭，其因据“五行长生说”，鼻虽为肺之窍，但金生于巳，肺金的生理功能动力源于心火，心主臭，故鼻知香臭，因此《四圣心源》亦云“心主五臭，五脏之臭，皆心气之所入也。”^{[15]7}

1.3 香为谷香与草木香，泛指中和美好之气

前文提到，香字的本义指五谷甘甜之香。实则谷物，以及谷物所酿制而成的酒等谷制品之气均称为“香”^[16]。如朱骏声注“谷与酒之臭曰香。”^[17]

另据《说文解字注》曰“芳谓艸香。”^{[3]330}艸，同“草”，指花草的香气。《康熙字典》释义“香”字：“又草木之香，如沉香、栈香、蜜香、檀香，具载。”^{[8]1428}现在常用的沉香、木香、佩兰、薄荷之类均在此列，为草木的香气。

宋代陈敬的《香谱·原序》记载“香者，五臭之一，而人服媚之……《诗》《书》言香，不过黍、稷、萧、脂，故香之为字，从黍作甘。”^[18]黍、稷均为谷物；萧，本义为艾蒿，指草木类；脂为动物油脂。故诸如谷物、草木、动物脂类等发出的美好的香气均为“脾臭香”之类。

因此，“凡香之属皆从香”^{[3]330}，凡与香气同类别的气味，即令人愉悦的、具有中和之气的的气味，都可称为“香”。

2 “香入脾”实为“气香归入脾”，是《黄帝内经》五臭理论指导药性应用的发展

所谓“香入脾”应为“气香归入脾”的简称，从笔者掌握的资料来看，“香入脾”之说大约始于宋元之后。除前文提到的宋代《圣济经》论述了气臭学说之外，宋代药物学家寇宗奭在《本草衍义》中亦明确提出“凡称气者，即是香臭之气；其寒、热、温、凉，则是药之性……沉、檀、龙、麝，则其气香。”^[19]将药物之气与寒热温凉之性区别开来，强调了《黄帝内经》中的“臭”在药物中应属于“气”，诸如沉香、檀香等均应称为“气香”。

明代的本草医籍更加清晰地记载了“气香入脾”的理论。如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泽兰“气香而温”，因“脾喜芳香”，因而泽兰具有令脾气舒的作用^{[20]907}；《本草汇言》中叙述紫苏叶“气香入脾胃”^[21]；《神农本草经疏》则直接载明白芷“香入脾，所以止呕吐”^[22]。这也是笔者能够查阅到的资料中，首次提出“香入脾”一词的文献。另外，李中

梓记“缩砂仁……芳香归脾”^[23],实为与“香入脾”同义。

在清代众多医籍当中,亦不乏诸如“气香入脾”“香气归脾”“香入脾”“芳香入脾”“气香归脾”等表述。如《本草便读》载“金银花……其气芳香入脾”^{[24]79}(藿香)“芳香入脾”^{[24]97}。随着清代药物归经体系的逐渐完善,“香入脾”也从脏腑之脾胃发展到经脉之脾经、胃经,如《本草求真》记载“凡药色黄、味甘、气香、性属土者,皆入足太阴脾、足阳明胃经。”^[25]

之所以在宋元之后逐渐频繁出现“香入脾”之说,究其原因,或有二。一是金元时期,张元素在继承《黄帝内经》脏腑理论及《伤寒论》六经辨证体系的基础上,规范了脏腑虚实标本用药式,并且首创了中药引经报使理论,自此之后,药物的脏腑定位与归经理论逐渐发展起来,在后世广泛应用。因此,包括“香入脾”在内的药性与脏腑、经络关系对应的理论得到进一步发展。二是唐宋时期,伴随着海陆丝绸之路上的频繁的商贸往来,品类繁多的外来香药大量输入,促进了外来香药的本土化、平民化,并在发展使用过程中,根据中医理论赋予了其新的功效与用途,外来香药被广泛地应用于临床方药当中,使得宋代对芳香药物的使用达到了巅峰,形成了独特的香文化^[26-28]。如《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将香类药物纳入医方名的方剂占到了方剂总数的 17%,而在《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治一切气》与《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诸汤》篇中更是分别占到 38% 和 42%^[28]。这种使用香药的风潮也促进了芳香药性与药物气性理论的产生。

因此,“香入脾”实际上是《黄帝内经》中的“脾臭香”理论在后世脏腑辨证与药物药性学说及归经体系发展过程中的产物。汪昂在其著作《本草备要》中云“药之为物,各有形、性、气、质。其入诸经,有因形相类者……有因性相从者……有因气相求者(如气香入脾、气焦入心之类);有因质相同者……自然之理,可以意得也。”^{[14]37-38}其指出,“气香入脾”是药物归经理论中“因气相求”的一类,因香气与脾气相和,故气香者归入脾经。而香气与脾气和即源自《黄帝内经》的“脾臭香”之说。

3 “香入脾”作用本质为行脾气

3.1 气香行脾,营运气机,鼓动中焦斡旋

人体生命活动依赖于气的升降出入运动,脏腑气机升降出入协调平衡,才能维持正常的生理活动。《素问·刺禁论篇》云“肝生于左,肺藏于右,心部

于表,肾治于里,脾为之使,胃为之市。”脾胃在脏腑气机输布运行当中,具有转枢五脏气机、沟通内外表里上下的作用,能够调度、协调各脏气机运行,从而维持其和谐状态。五脏之中,心肺在上,上者宜降;肝肾在下,下者宜升;脾胃位居中焦,脾升胃降,沟通上下,起中枢斡旋之功。而脾胃相对来说,脾之升清又是胃行通降的重要条件,如《素问·经脉别论篇》曰“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因此,若脾气失常,脾不升清,则胃失通降,中焦气滞,进而导致五脏气机升降失常。此即黄元御《四圣心源》所云“四维之病,悉因于中气。中气者,和济水火之机,升降金木之轴。”^{[15]53}

气香者,气为阳,主动,且香气轻清升浮,具开散、向上之性。香气入脾,和于脾气升清之性,促使脾气上升,进而营运气机,鼓动中枢斡旋,恢复五脏气机运行。如《长沙药解》言“土居四象之中,得五味之和,五气之正……其味甘……其气曰香。味为阴而气为阳,阳性动而阴性静,以其味甘,则阴静而降,以其气香,则阳动而升,升则己土左旋而水木不陷,降则戊土右转而火金不逆。四象之病而生四味者,土气之弱也……大枣纯和凝重,具土德之全,气味甘香,直走中宫,而入脾胃,其甘宜胃,其香宜脾。”^[29]即认为大枣一药,气香味甘,服之可令脾升胃降,增益土气,从而使得在上之心肺不逆,在下之肝肾不陷,恢复五脏气机正常的升降运动。《本草纲目》亦云“中气不运,皆属于脾,故中焦气滞宜之者(木香),脾胃喜芳香也。”^{[20]856}因此,香入脾即气香者具有行脾胃之气、化运中焦气滞之功。

3.2 气香醒脾,运脾化湿,促使气动湿化

《素问·奇病论篇》曰“夫五味入口,藏于胃,脾为之行其精气,津液在脾,故令人口甘也,此肥美之所发也,此人必数食甘美而多肥也,肥者令人内热,甘者令人中满,故其气上溢,转为消渴。治之以兰,除陈气也。”《黄帝内经》提到,五味入口,脾为胃行其精气,若津液滞留在脾,则脾气失其运化之机,不能四布,湿热内郁由之而生,令人自觉口甘,而甘性缓,缓则气滞,故令人中满。此实为脾湿不化所致。张志聪注曰“兰,香草。陈气,积气也。盖味有所积,以臭行之,从其类而治之也。(眉批:兰者,其味甘,其臭香。)”^{[7]2027}即指出,对于脾气湿滞不化之证,应当以兰草之类气香者行之。如《灵素节注类编》所云“脾为湿土,恶湿而喜香燥,主鼓运而为胃行津液者也。厚味浊阴,遏其清阳,变成湿热,津液不得输布而壅于脾……急治之以兰,除其陈腐之

气,遂脾喜香之性也。”^[30]

《中医大辞典》中释义“醒脾”为“指用芳香健脾药健运脾气以治疗脾为湿困,运化无力的病证”^{[2]1951}。令困顿不动者运作起来即为“醒”。结合《黄帝内经》所言,脾胃湿困,清阳不升,运化无力,以气香者行之,恢复脾升胃降之机,津液得以输布,五脏气机正常运行,则中满陈腐之气可除。因此,运用气香之药物能够醒脾运脾,促使气动湿化。

3.3 用香不当则易伤脾 耗气伤津

因气香之品具有行脾气、运脾化湿之功,因此,长期用过气香类药物,或使用不当,令脾升太过,能够耗伤脾气,致津液亏损。如《景岳全书》所言“大凡气香者,皆不利于气虚证。”^[31]

另如《素问·腹中论篇》云“芳草发狂……芳草之气美,石药之气悍,二者其气急疾坚劲,故非缓心和人,不可以服此二者。”张志聪注曰“芳草,芳香之草……芳香之气,升散为阳,故令人发狂。(眉批:此言腹中乃脾土所主,土位中央,其气冲缓,故不可过施升降。)”^{[7]1753}芳香之药物多具辛温之性,尤其如生姜、麝香、丁香、茴香、花椒等具有“轻扬飞窜”“燥悍香窜”特点的香药^[32],若使用不当或过度应用,易导致升散太过,诱发狂证等疾病,从宋代医家滥用《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辛香燥热之品引发时弊即可见一斑。

4 小结

“香入脾”自《黄帝内经》“五臭理论”发展而来,经由宋明之后脏腑辨证、药物药性学说及归经体系的形成而逐渐完善,至今已成为临床芳香药物应用的重要依据。“香入脾”突出药物之“气”对脏腑气机的作用,通过气香之类药物的应用,能够营运气机、醒脾化湿,鼓动中枢斡旋,从而协调五脏整体气机运行,维持正常的人体生命活动。明确“香入脾”的理论内涵及其起源、形成和发展,对于现代中医理论体系的构建、芳香药物的临床应用,以及脾胃相关疾病的治疗等均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 [1] 黄薰莹,刘珍珠,王维广,等.基于古代常见芳香药的药性特性探析《黄帝内经》香入脾理论[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21,44(6):485-490.
- [2] 李经纬,余瀛鳌,蔡景峰,等.中医大辞典[M].2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4.
- [3]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2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 [4] 孔颖达.尚书正义[M].廖名春,陈明,整理.吕绍纲,审

定//《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36.

- [5] 陈定华.中药“气臭”学说源流初探[J].成都中医学院学报,1988,12(2):1-3.
- [6] 丛素环.《内经》气味理论研究[D].济南:山东中医药大学,2011.
- [7] 王玉林,翟双庆.黄帝内经素问纂义[M].北京:学苑出版社,2018.
- [8] 康熙字典[M].北京:新华书局,1958.
- [9] 赵佑.圣济经[M].吴昶,注.刘淑清,点校.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0:177.
- [10] 楼英.医学纲目[M].阿静,校注.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6:570.
- [11] 高学敏.中药学[M].2版.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7:21-30.
- [12] 王先谦.荀子集解[M].沈啸寰,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8:416.
- [13] 凌耀星.难经校注[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
- [14] 汪昂.本草备要:初刊本[M].黄辉,校注.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8.
- [15] 黄元御.四圣心源[M].李玉宾,主校.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10.
- [16] 高伯正.五臭异释[J].河南中医,1985(1):32-34.
- [17] 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M].武汉市古籍书店影印本.武汉:武汉市古籍书店,1983:886.
- [18] 陈敬.香谱[M].伍茂源,编著.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1.
- [19] 寇宗奭.本草衍义[M].颜正华,常章富,黄幼翬,点校.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0:8-9.
- [20] 李时珍.本草纲目[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
- [21] 倪朱谟.本草汇言[M].戴慎,陈仁寿,虞舜,点校.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173.
- [22] 任春荣.缪希雍医学全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145.
- [23] 李中梓.医宗必读[M].郭霞珍,整理.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6:97.
- [24] 张秉成.本草便读[M].张效霞,校注.北京:学苑出版社,2010.
- [25] 黄宫绣.本草求真[M].薛京花,朱春来,李栋燕,等,点校.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398.
- [26] 吴孟华,赵中振,曹晖.唐宋外来药物的输入与中药化[J].中国中药杂志,2016,41(21):4076-4082.
- [27] 温翠芳.唐代的外来香药研究[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06.
- [28] 刘冬雪.宋代海外贸易对中医药发展的影响:以香药方的研究为中心[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11.
- [29] 黄元御.长沙药解[M].张蕾,翟燕,孙清伟,校注.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6:14.
- [30] 章楠.灵素节注类编[M].方春阳,孙芝斋,点校.杭州: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353.
- [31] 李志庸.张景岳医学全书[M].2版.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5:1578.
- [32] 付璐,林燕,马燕冬.《太平惠民和剂局方》香药考[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6,31(10):3917-3921.

(收稿日期:2022-04-18;网络首发日期:2022-08-04)